

卡薩納特圖書館藏雍正朝教案檔案

内 田 慶 市

Anti-Christian documents from the reign of Emperor Yongzheng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Biblioteca Casanatense

UCHIDA Keiichi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tent of several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persecution of Catholics during the early reign of the Yongzheng emperor that were discovered by the author in the archives of the Biblioteca Casanatense in Rome. Specifically, these include an oral deposition stating that the Jesuit missionary Joannes Mourão had engaged in clandestine contact with Yuntang — later forcibly renamed Seshe, meaning “pig”, because Yuntang was a rival of the Yongzheng emperor who tried to humiliate and destroy him — the ninth son of the Kangxi emperor; and a document finding the Su Nu family guilty of having embraced the Christian faith. Such documents have been preserved, not only in the Biblioteca Casanatense but in a number of other Catholic libraries and archives in Europe, sent by European missionaries then stationed in China. By comparing these documents with surviving Chinese documents, we should be able to gain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at this time. Moreover, in itself the oral statement is a valuable linguistic source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peech, so these documents contain possibilities for future research from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キーワード：カサナテンセ図書館 (Casanatense Library)、キリスト教 (Christian religion)、雍正 (Yong Zheng)、宣教師 (Missionaries)、塞思黑 (Sai Sihei)、口語 (Spoken langu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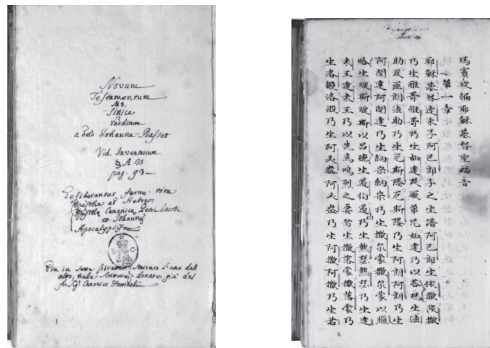
零. 前 言

筆者這十幾年來每年去國外（以歐洲為主）的圖書館找有關近代東西語言文化接觸的文獻資料，每次有新的發現，儘管每年去同一個圖書館。

另外，歐美的圖書館的資料有個很有意思的獨特的特點，儘管是線裝書，也作為洋裝書來重新裝訂。而且那樣裝訂的一本書不一定是一本書，有時有關的幾本書一起裝訂的，也有包括完全沒有關係的資料，或者也有漢籍和洋書混合裝訂的。因此經常有目錄上的書名和實際的內容不一樣的情況，所以不得不一本一本拿手來看看。那時候也有新的發現。這次我要提到的資料也是這樣的東西。

一. 卡薩納特圖書館

這幾年來有關漢譯聖經的新資料相繼發現了。一個是白日昇（Joan Basset）的新約聖經稿本（馬禮遜的《神天聖書》的底本），一個是賀清泰的《古新聖經》。前者有三種版本，之中一種收藏在羅馬卡薩納特圖書館，如下。



（白日昇 Giovanni Basset《新約全書稿本 Nuovo Testamento》Mss. 2024.）

這所卡薩納特圖書館是多明我會的 Santa Maria Sopra Minerva 教會的附屬圖書館，是按照紅衣主教卡薩納特（Cardinal Gerolamo Casanate, 1620-1700）的意志在1701年公開的。該圖書館的藏書一共有400,000冊，包括本來的卡薩納特的藏書25,000冊，加上後來的各種捐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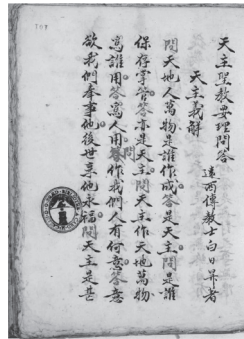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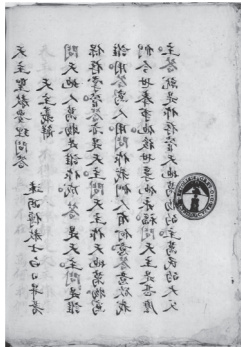
18世紀卡薩納特圖書館獲得了許多有關中國的文獻（基本上上手寫本），主要由下面的三個人捐贈。

1. 1733年9月12日和1741年 Giovan Giacomo Fatinesi（耶穌會律師，C.T. Mailiard de

Tournon 教皇使人到中國去答辯禮儀之爭的使命失敗後，Fatineli 在意大利受到了維護耶穌會士名望的委託。白日昇的聖經也是由他捐贈的) 的捐贈。

2. 1741年 Antonin Brémond, Antoine Guignes (MEP = 巴黎外方傳教會) 的捐贈。
3. 1742年 1月10-11日 Giuseppe Ceru 的贈書。(參照 Menegon, 2000)

我已經上面說過歐洲的漢籍應該一本一本拿手來看，否則不能知道那本書的實際情況，經常有跟目錄的記載有所不同的事情。比如說，我偶爾看看 Mss. 2273 (Menegon 的目錄上的說明是 Guignes-Bremond, “Miscellanea Sinensia,” [some Chinese documents and one ms. Catechism are included]) 時發現了如下的白日昇的另外手寫本叫做《天主聖教要理》兩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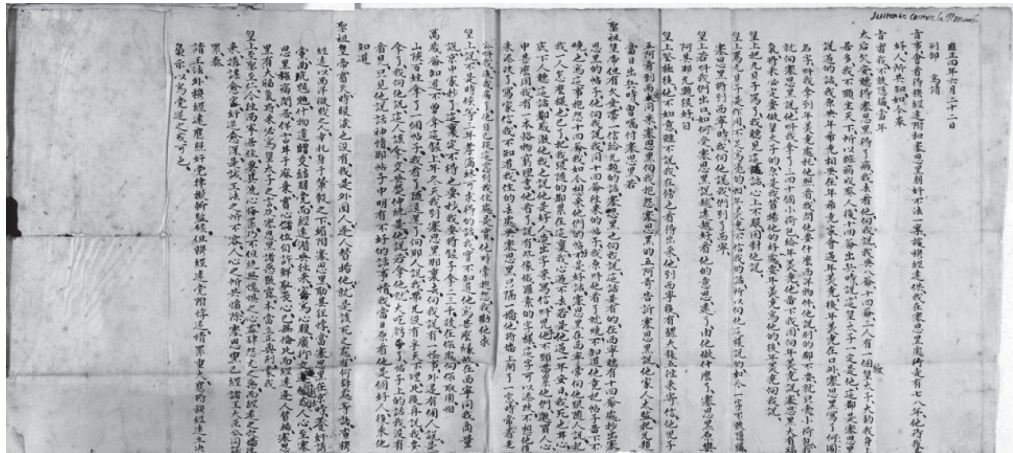


這《天主聖教要理》還有另外一種版本收錄在 Mss. 2256 (“Miscellanea di scritti vari, lat, ital, franc., uno in cinese” early 18th century [probably from Guignes; one ms. Chinese catechism included])。

Mss. 2256 裡還有別的資料，那就是我這次提到的資料。

二. 《刑部為穆經遠附和塞思黑朋奸不法案請旨》(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Mss. 2256 裡有下面的雍正期的傳教士和教案的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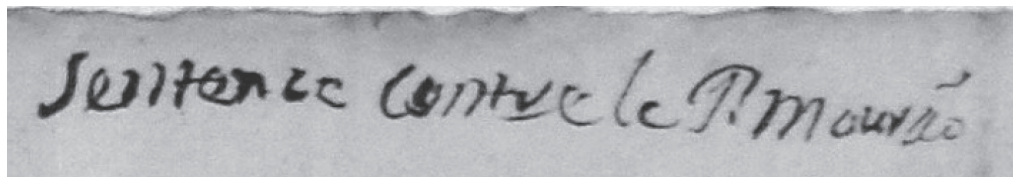
(翻刻本文)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刑部為請旨事，會看得穆經遠附和塞思黑朋奸不法一案，據穆經遠供，我在塞思黑處行走有七八年，他待我甚好，人所共知，如今奉旨審我，不敢隱瞞，當年太后欠安，聽得塞思黑得了病，我去看他，向我說，我與八爺，十四爺，三人有一個做皇太子，大約我身上居多，我不願坐天下，所以粧病成廢人，後十四爺出兵時，說，這皇太子一定是他，這都是塞思黑說過的話。我原與年希堯相與，在年希堯家會過年羹堯，後年年羹堯在口外，塞思黑寫了何圖名字，叫我拿到年羹堯處，托他照看。我問他要什麼西洋物件，他說，別的都不要，就只愛小荷包，我就向塞思黑說，他叫我拿了三四十個小荷包，給年羹堯，他留下我，因向年羹堯說，塞思黑大有福氣，將來必定要做皇太子的。原是我替揚他的好處，要年羹堯為他的，後年羹堯向我說，皇上把九貝子罵了，我聽見這話，心上不服，因對她說，皇上罵九貝子是作用，不足為憑的，怕年羹堯不信我的話，所以想他這樣說的。如今一字不敢隱瞞，塞思黑將到西寧時，我向他說，我們到了西寧，皇上若叫我們出口，如何受。塞思黑說，越遠越好，看他的意思，遠了，由他做什麼了，塞思黑原與阿其那允題，很好，自皇上登極後，他不如意，雖不說，我在傍也看得出来。他到西寧後，有驛夫張五往來寄信，他兒子五阿哥到西寧同來，塞思黑想我抱怨，塞思黑的五阿哥告訴塞思黑說，他家人太監，把允題當日出兵時，曾囑咐塞思黑，若聖祖皇帝但有欠安，帶一信給允題的話，塞思黑也想我說，這話是有的，在西寧聽有十四爺處，抄出塞思黑的帖子，他向我說，我同十四爺往來的帖子，我原叫他看了就燒，不知道他竟把帖子留下不燒，也為這事抱怨十四爺。我如今想來他們的帖子不是好話，塞思黑在西寧常向他跟隨人說，把我一人怎麼樣，也巴了，把我跟隨的都累在這裡，我

心過不去，若是他過一年安日，我死也甘心，底下人聽這話，都感激他，我也說他是好人，造出字來，寫信，叫兒子他不願帶累他們，邀買人心，中什麼用，我有一本格物窮理書，他看了，說，有些像俄羅素的字樣，這字可以添改，不想他後來添改了，寫家信，我不知道。我住的去處，與塞思黑只隔一牆，他將牆上開了一窓，時常着老公叫我，後我病了，他自己從這窓到我住處，是實，他時常抱怨，我勸他求皇上，說不是時候，等三年孝滿，就可求得的話，我實不知道他為什麼緣故，在西寧同我商量說，京中家抄了，這裡定不得也要抄，我要將銀子拿二三千，放在你處，向你取用，怕萬歲爺知道，不曾拿這銀，上年冬天我到塞思黑那裡去，向那人說，我弟兄沒有爭天下理，此後再說，我要拿了，我向他說，這人該拿，交與楚仲就是，他說，若拿他，就大吃虧了，帖子上的話我沒有看見，只見他說話神情，那帖子中命有不好的話事情，我當日原看他是個好人，後來他知道聖祖皇帝賓天，時眼淚也沒有，我是外國人，逢人贊揚他，就是該死之處，有何？處等語，查穆經遠，以西洋微賤之人，幸托身于攆轂之下，媚附塞思黑，助甚狂悖，當塞思黑在京時，養奸誘黨，曲庇魍魎，什物遺贈，交結朋黨，而經遠潛與往來，密為心腹。廣行交邀，煽惑忍心，至塞思黑有大福氣，將來必為皇太子之言，及塞思黑諸惡敗露，本當立正典刑，蒙我皇上至聖至仁，令往西寧居住，冀其洗心悔罪，乃不但絕無愧懼之心，益肆怨尤之惡，而經遠之穴牆往來，構謀愈？，奸逆愈深，是誠王法之所不容，忍心之所公憤，除塞思黑已經諸王大臣公同議罪，奏請王法，外穆經遠應照奸党律擬斬監侯，但穆經遠党附悖逆，情罪重大，應將穆經遠立決梟示，以為党逆之戒也。

這個文件的上面有如下的拉丁文“Sentence Contre le P[ère] Mourão”的說明，意思是對 Mourão = 穆經遠牧師的審判。



這就是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二日（1726.7.21）葡萄牙耶穌會傳教士穆經遠（João Mourão, 又做穆敬遠或穆近遠，1681-1726）的口供書。

文件裡描寫着穆經遠和塞思黑（=允禔=康熙兒子九爺）、年希堯、年羹堯的關係，塞思黑和阿其那（=允禩=八爺）、允題（十四爺）的關係等等，比如塞思黑去西寧時候說“越遠越好，遠

了，由他做什麼了”，或者他們之間聯繫用的像“俄羅素”的字樣的帖子（十九字頭）等具體的事情，最後的判決就是“穆經遠黨附悖逆，情罪重大，應將他立決梟示，以為黨逆之戒也”。

這個文件也收錄在吳旻，韓琦編的『歐洲所藏雍正乾隆期天主教文獻匯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裡作為“刑部為穆經遠附和塞思黑朋奸不法案請旨”（AMEP = 巴黎外方傳教會檔案館），但語句有若干異同。

另外《文獻叢編》的「允禩允禵案」裡也有這個案件，但是《文獻叢編》跟這個文件相比起來，好像整理後的文件。比如《文獻叢編》有些增添，如下看看：

據穆經遠供，我在塞思黑處行走有七八年，他待我甚好，人所共知，如今奉旨審我，不敢隱瞞，當年太后欠安，聽得塞思黑得了病，我去看他，向我說，我與八爺，十四爺，三人有一個皇太子，大約我身上居多，我不願坐天下，所以粧病成廢人，後十四爺出兵時，說，這皇太子一定是他，這都是塞思黑說過的話。（Mss.2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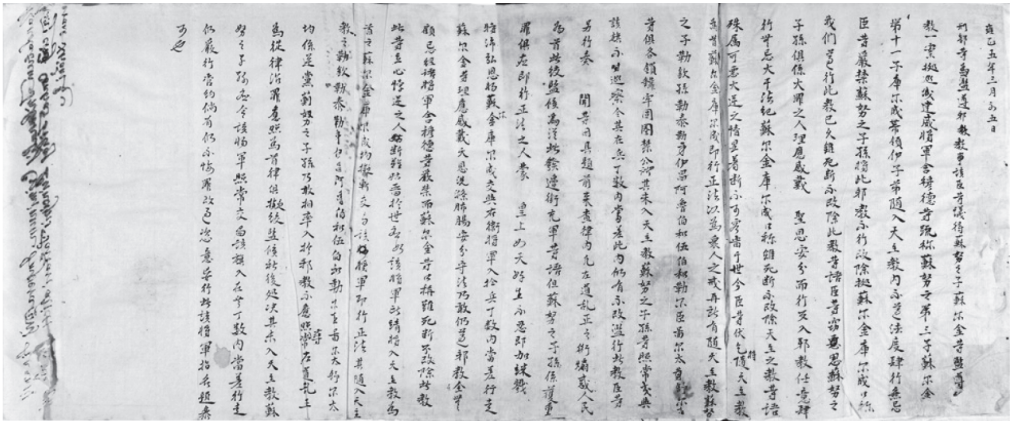
據供，我在允禵處行走又跟隨他在西大同前後有七八年了，允禵待我好，也是人所皆知的，如今奉旨審問我，一件不敢隱瞞，當年太后欠安時節，我聽得允禵眼皮往上動，說是得了痰火病了，我去看時，我說這未必是真病，他說外面的人都說我合八爺，十四爺，三個人裡有一個立皇太子，大約在我的身上居多些，我不願坐天下，所以我粧病成了廢人及歐罷了，到後來十四爺出兵的時節，他又說十四爺現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將來這皇太子一定是他，這都實在是允允禵說過的話。（《文獻叢編》）

《文獻叢編》的文章裡常常出現“據供”“又供”“問”“供”這樣的詞句也表示這是後來整理過的資料。

三. 《蘇努之子孫濫遵邪教一案》（雍正五年三月初五日）

Mss.2273裡有三種檔案。

Mss.2273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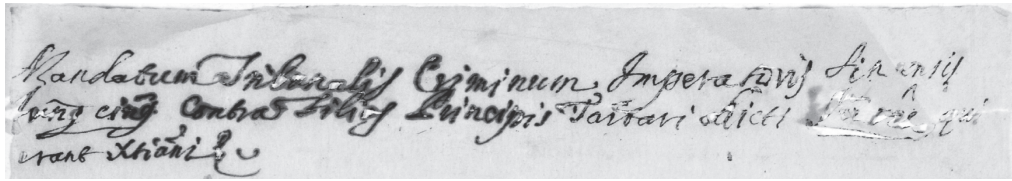


(翻刻本文)

雍正五年三月初五日

刑部等為濫遵邪教教事。該臣等議得蘇努之子蘇尔金等濫遵教一案，披巡城建威將軍舍穆德等疏稱；蘇努之第三子蘇尔金，第十一子庫尔成，帶領伊子弟隨入天主教內，不遵法度，肆行無忌。臣等嚴禁蘇努之子孫，將此邪教永行改除。拋蘇尔金、庫尔成口稱；我們遵行此教已久，虽死断不改（敢）除此教等語。臣等窃思，蘇努之子孫俱係大罪之人，理應感戴聖恩，安分而行，反入邪教，任意肆行無忌，大干法紀。蘇尔金、庫尔成口稱；雖死断不改（敢）除天主教之教等語，殊属可惡，大逆之情显著，断不可容留于世。今臣等伏乞随天主教為首蘇尔金、庫尔成，即行正法，以為眾人之戒。再所有随天主教蘇努之子勒钦、孙勒泰、勒身、伊昌阿、鲁伯和、伍伯和、勒尔臣（成）、圖尔太（泰）、舒尔泰等，俱各鎖鑄牢固，圈禁公所。其未入天主教蘇努之子孫等，照常交與該旗，不時巡查，令其在兵丁数内當差，此內仍有不改濫行此教，臣等另行奏聞，等因。具題前來，查律內，凡左道乱正之術，煽惑人民，為首者絞監候，為從者發邊衛（衛）充軍等語。但蘇努之子孫係雙重罪，俱俱应即行正法之人，蒙皇上如天好生，不惡即加誅戮，特沛弘恩，將蘇尔金、庫尔成交與右衛將軍，入於兵丁数内當差行走。蘇尔金等理應感戴天恩，洗滌肺腸，安分守法，乃敢仍遵邪教，全無顧忌，經該將軍舍穆德等嚴禁，而蘇尔金等口称雖死断不改除此教，此等立心悖逆之人，断難姑留於世，应如該將軍所請，將入天主教為為首之蘇尔金、庫尔成均擬斬，交與該將軍即行正法。其随入天主教之勒欽、泰勒、勒身、伊昌阿、鲁伯和、伍伯和、勒尔臣（成）、圖尔太（泰）、舒尔泰均係逆黨蘇努之子孫，乃敢相率入於邪教，不應照尋常左道乱上，為從律治罪，應照為首律俱擬絞監候，秋後处决。其未入天主教蘇努之子孫，应令該將軍照常交與該旗，入在兵丁数内當差行走，仍嚴行管約，倘有仍不悔罪改过，恣意妄行者，該將軍指名題參可也。

拉丁文的註釋是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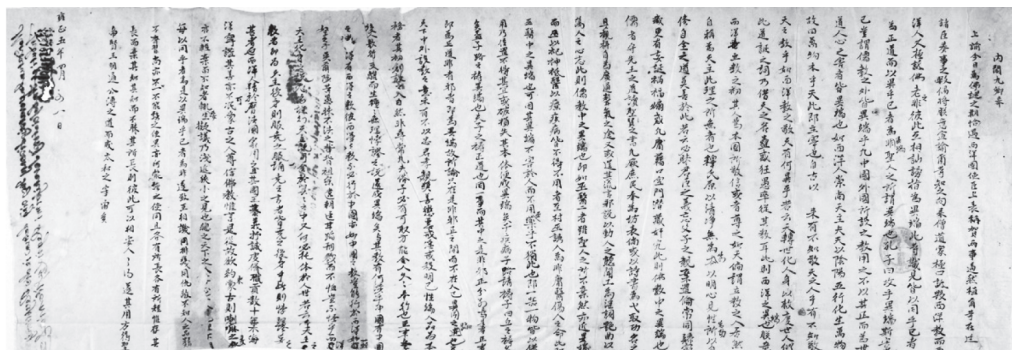


Mandatum Tribunalis Criminum Imperatoris Sinensis
 Iuñg Cing contra Filios Principis Tartari dicti ... vue qui
 erant Xtiani?
 Criminal Tribunal Order of Chinese Emperor
 Yong Zheng against the sons of the Tartarian Prince named ... who
 were Christians...
 (中國皇帝雍正反對滿族王子的基督徒兒子們的判決書)

這個就是因為蘇努的子孫蘇爾金等濫遵邪教的基督教的緣故被處決的檔案。蘇努的第三子蘇爾金和第十一子庫爾成由於雖死斷不改除基督教，都被處決為死刑（絞刑），其他跟隨他們入教的子孫們也都鎖銬牢固，圈禁公所。

四. 《內閣九卿奏上諭》（雍正五年四月初八日）

Mss. 2273 (b)



(翻刻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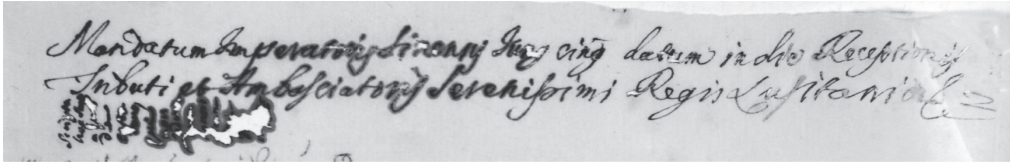
內閣九卿奉上諭

今日為佛誕之期，恰遇西洋國使臣上表稱賀。兩事適然（相）值，爾等在廷諸臣奏事之暇，偶將朕意宣諭爾等知之。向來僧道家極口詆毀西洋教，而西洋人又極詆佛老之非。彼此互相訛謗，指為異端。此等識見，皆以同乎己者為正道，而以異乎己者為異端，非聖人之所謂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豈謂儒教之外皆異端乎。凡中國、外國所設之教，用之不以其正，而為世道人心之害者，皆異端也。如西洋人崇尚天主，夫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故曰萬物本乎天，此即主宰也。自古以來，有不知敬天之人乎。有不敬天之教乎。如西洋教之敬天，有何異乎。若云天轉世化人身以救度世人，似此荒誕之詞，乃借天之名，蠱惑狂愚率從其教耳，此即西洋之異端也。朕意西洋立教之初，其人為本國所敬信，或者尊之如天。倘謂立教之人居然自稱為天主，此理之所無者也。釋氏原以清淨無為為本，以明心見性為功，所以自修自全之道莫善於此。若云必昧君臣之義，忘父子之親，棄置倫常，同歸寂滅，更有妄談禍福，煽惑凡庸，藉口空門，潛藏奸宄，此則佛教中之異端也。儒者守先王之道，讀聖賢之書，凡厥庶民，奉為坊表，倘或以詩、書為弋取功名之具。視科目為廣通聲氣之途，又或逞其流言邪說，以動人之聽聞，工為艷詞淫曲，以蕩人之心志，此則儒中之異端也。即如巫、醫二者，雖聖人之所不棄，然亦近於異端。而巫以祀神祇，醫以療疾病，皆不得不用者。至村巫誘人為非，庸醫傷人之命，此即巫、醫中之異端也，可因其異端有害於人而不用藥乎。不獨此也，即一器一物皆以備用，乃位置不得其宜，或破損失其本體，便成異端矣。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蓋子路之禱，異端也。夫子之禱，正道也。同一事而其中之是非邪正分焉。是者，正者即為正道，非者、邪者即為異端。故所論只在是非邪正之間，而不在人已異同之迹也。凡天下中外設教之意，未有不以忠君孝親、獎善懲惡、戒淫戒殺、明己性、端人品為本務者，其初創設之人，自然非尋常凡夫俗子，必有可取，方能令人久久奉行也。至末學後人敷衍支離，而生種種無理悖謬之說，遂成異端矣，與其教有何涉乎。中國有中國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必不行於中國，亦如中國之教豈能行於西洋。如蘇努之子烏爾陳等愚昧不法之輩，背祖宗，違朝廷，甘蹈刑戮而不恤，豈不怪乎。西洋天主化身之說尤為誕幻，天主既司令於冥冥之中，又何必託體於人世。若云奉天主之教者即為天主後身，則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者，皆堯之後身乎。此則悖理謬妄之甚者也。西洋人精於曆法國，家用之。且其國王慕義抒誠，虔修職貢，數十年來海洋寧謐，其善亦不可泯。蒙古之人尊信佛教，惟言是從，故欲約束蒙古，則喇嘛之教亦不輕棄。而不知者輒妄生疑議，乃淺近狹小之見也。總之，天下之人存心不公，見理不明，每以同乎己者為是，以異乎己者為非，遂致互相譏誹，幾同仇敵。不知人之品類不齊，習尚亦不一，不能強之使異，亦不能

強之使同。且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惟存其長而棄其短，知其短而不昧其所長，則彼此可以相安，人人得遂其用，方得聖帝賢王明通公溥之道，而成太和之宇宙矣。

雍正五年四月初八日

拉丁文的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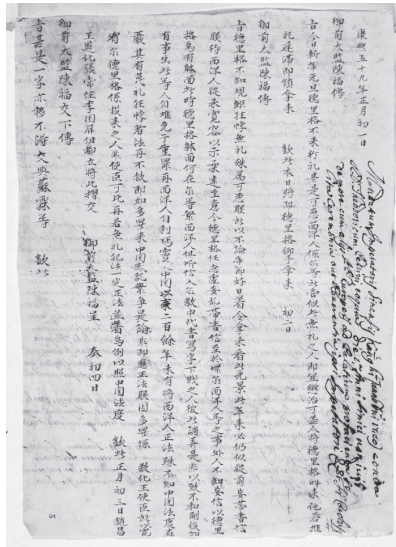


Mandatum Imperatoris Sinensis Iung Ciŋg datum in die Receptionis
Tributi et Ambasciatoris serenissimi Regis Lusitani &
Order of the Chinese Emperor Yong Zheng given on the day of the Reception of the gifts
and Ambassador of the Serene King of Portugal etc.
(中國雍正皇帝的詔書，下達於接受葡萄牙皇帝的使臣和禮物之日)

這個檔案的內容是在佛誕時西洋的使臣上表稱賀的時候雍正帝表示對於西洋教（就是基督教）和中國教（就是佛老或者儒教）的基本看法態度。他這樣認為：“向來僧道家極口詆毀西洋教，而西洋人又極詆佛老之非。彼此互相訕謗，指為異端。此等識見，皆以同乎己者為正道，而以異乎己者為異端。非聖人之所謂異端頁。中國有中國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於中國，亦如中國之教豈能行於西洋。如蘇努之子烏爾陳等愚昧不法之輩，背祖宗，違朝廷，甘蹈刑戮而不恤，豈不怪乎。西洋人精於曆法國，家用之。且其國王慕義抒誠，虔修職貢，數十年來海洋寧謐，其善亦不可泯。不知人之品類不齊，習尚亦不一，不能強之使異，亦不能強之使同。且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惟存其長而棄其短，知其短而不昧其所長，則彼此可以相安，人人得遂其用，方得聖帝賢王明通公溥之道，而成太和之宇宙矣。”這正是雍正帝的高見，現在也值得學習。

這個檔案也收錄在『清經世文續編』（卷170洋務7）和『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5）。

Mss.2273的第三種檔案是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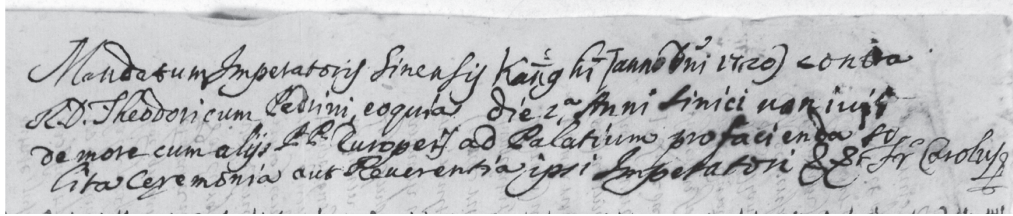


(翻刻本文)

康熙五十九年五月初一日

御前太監陳福傳旨。今日新年元旦德里格不來行礼，甚是可惡。西洋人係尔等所管，似此無礼之人，即宜懲治。可差人將德里格叫來，他若推托遲滯即鎖拿來。欽此。本日將即德里格綁手拿來。初二日，御前太監陳福傳旨。德里格不知規矩，狂悖無礼，殊屬可惡。朕所以不論年節好日，着令拿來，看此光景。此年来，必仍似從前妄帶書信。朕待西洋人從來寬容，以示柔遠至意。今德里格任意虛妄，乱帶書信，至於環尔信陽人等之事，外人不知，妄信以德里格為由体面。此时德里格体面何在。尔等眾西洋人俱聽信，入尔教中，代書寫字。下賤之人，彼此調弄是非，以致不和。嗣後有事出此等人，自難免于重罪。再西洋人自利瑪竇入中国以來，二百餘年，未有將西洋人正法，殊不知中国法度森嚴。其有蔑礼狂悖者，法再不赦。即如多羅來中国惑乱眾，爭是論非，即應正法。朕因多羅係教化王使臣，所以寬宥尔。德里格係投來之人，非使臣可比，再若無礼犯法，一定正法，并着為例以照中国法度。欽此。正月初三日趙昌、王道化、張常住、李国屏、伊都立將此摺交御前太監陳福呈奏。初四日，御前太監陳福交下傳旨，甚是一字亦移不得交與蘇霖等。欽此。

拉丁文的說明：



Mandatum Imperatoris Sinensis Kañg Hi (anno Domini 1720) contra
 R.D.Theodoricum Pedrini, eo quia die 2.a Anni Sinici non iu uenit
 de more cum alijs Patribus Europeis ad Palatium pro facienda
 Solita ceremonia aut Reverentia ipsi Imperatori && Fr. Carolus
 Order of Chinese Imperetor Kang Xi (1720) against

Father Theodoro Pedrini, because on the second day of the Chinese Year he did not come
 as usual with other European Fathers to the Palace to fulfil

the customary ceremonies and marks of respect to the same Emperor Carolus (康和子)

中国皇帝康熙（1720）批判德里格神父的诏书，因为在中国年的第二天他没能按照传统和其
 他欧洲神父一起来皇宫参加典礼并问候皇帝。康和子

這就是中國皇帝康熙批判德里格神父（Teodoricus Pedrini, 1670-1746，意大利味增爵教會傳
 教士，受到康熙皇帝的任命，成為西學的教師。他很有音樂的才能，編撰了《律呂正義續編》的
 詔書，因為在正月初二，他沒能按照傳統和其他歐洲神父一起來皇宮參加典禮並問候，皇帝批判
 德里格之不知規矩，不懂禮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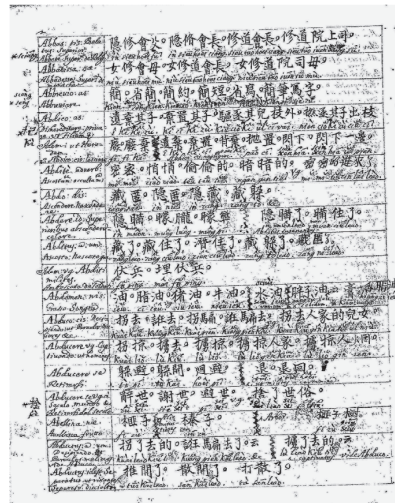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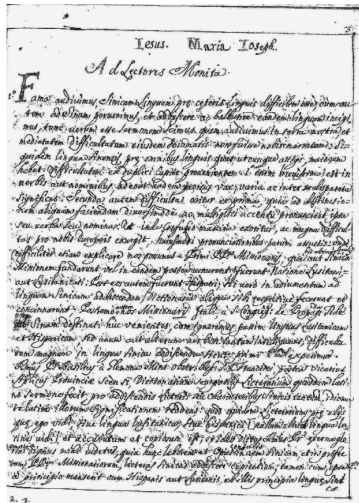
六. 發信人 = 康和子

這些文件究竟是誰發給羅馬教皇的呢？

我們可以從這些文件上的拉丁文的說明做一個推論，特別是最後的康熙詔書的拉丁文。這裡
 明確地記着 Carolus (康和子)。其他的拉丁文的筆跡也都是一個人的筆跡，就是康和子的。

康和子 (Carolus Horatii de Castorano = 拉丁語的拼寫, Carlo Orazi da Castorano = 意大利
 語的, Charles Horace de Castorano = 法語的) 是方濟各會的傳教士。他編過拉意漢字典
 (Dictionarium latino-italico-sinicum)。他曾經自己說過他抄了四份，有兩份留在中國，已經找
 不到了。他在1734年回國時帶回了另外兩份，分別是1732年和1734年抄的，後來他又做了一些修

改，這兩份現在都藏在梵蒂岡圖書館。我們看了如下的字典的筆跡，可以判斷跟檔案的筆跡很像。他1700-1733年在中國，1734年回羅馬。這樣看來，這些文件估計在1726-1733年以前寫的（最晚也1741年以前）。



七. 小 結

且說這樣的文獻好像在歐洲的圖書館裡收藏很多，比如韓琦他們搜集了很多類似的資料。這是為甚麼呢？大概是這樣的理由：

為確保信息傳到歐洲，有些耶穌會士甚至把相同的信件經幾個不同渠道寄出。於是，在近兩個世紀時間裡，耶穌會士發自中國的大量信件源源不斷地傳到了歐洲。這些書簡出自身在中國且對其已有切身體驗者之手，其內容大多是寫信者本人所聞或親身經歷之事，自然就具備了“現場報道”的性質。它們給西方帶去了中國的形象和信息，因此被反覆轉抄，廣為流傳，成了當時歐洲人了解中國的重要窗口。（『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 1』序）

這些雖然都是一種歷史的資料，我們從這樣的資料能看到當時的中國皇帝怎樣對待西洋傳教士等，但是我認為這些資料能作為一個漢語史研究或者漢語語體史的很好的材料，作為雍正時期的漢語資料比如有《聖諭廣訓》，但是好像比《聖諭廣訓》更接近口語，如下：

聽得塞思黑得了病，我去看他，向我說。
這都是塞思黑說過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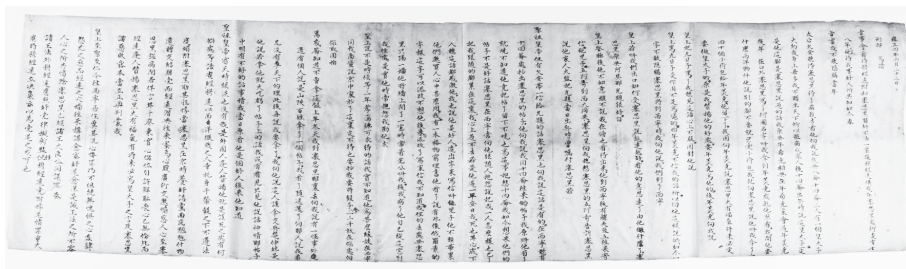
叫我到年羹堯處，托他照看。
 我問他要什麼西洋物件，他說別的都不要，就愛小荷包。
 皇上把九貝子罵了。
 塞思黑說越遠越好。
 把我一人怎麼樣也罷了。
 怕萬歲爺知道，不曾拿這銀。
 上年冬天我到塞思黑那裡去，向我說有一怪事。

這樣基本上是北方官話的口語（不管包括“不曾”“上年”等稍微舊的說法），正是反映雍正時期的漢語的活活的口語的資料。

附注：拉丁文的解读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李慧博士（当时是罗马大学的博士生）的帮助，这里提到名字表示衷心的感谢。

【付記】

關於穆經遠和塞思黑的文件，也收藏在梵蒂岡圖書館。寫完這篇文章後，我能拿到了這個文件（Borg. cin.511. vol.8）。看來這兩個文件的筆跡好像同一個人的字，錄在下面作為參考。



參考文獻：

Eugenio MENEGON, 2000, *The Biblioteca Casanatense (Rome) and Its China Materials*. 《中西文化交流史雜誌（中國天主教史研究）》XXII.
 吳旻，韓琦，2008，《歐洲所藏雍正乾隆期天主教文獻匯編》上海人民出版社
 杜赫德著，鄭德弟等譯，2001，《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1》大象出版社